

## 百姓纪事

## 闲话仪式感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儿子自结了婚,再回家来,手里总是掂着大包小包。我很不习惯,觉得生分,我更习惯他埋头看手机,叫着也不答应的样子。我就说他,你小子这是回家,不是走亲戚。他扑哧笑了,说您就不能有点仪式感?我说跟你还有啥仪式感,别弄虚的,来点实在的。他问啥实在,我说抽时间给我补补电脑课。这小子面有难色,我知道他工作忙,就说,咱不面对面,网上咨询就行。

这些年,密密麻麻,我写满了好几个笔记本,还拍了不少照片,想整理整理,怎奈电脑玩得不顺溜。以前让这小子帮忙,老是推,不耐烦,屁股下面有针似的,坐不住。这回,正好逮住他。

刚开始还好,无论是语音,还是文字,都能及时回答。慢慢地,儿子又开始拖延,先是隔天回,后是隔几天回。催他,回个笑脸表情。催急了,发个链接,打开一看,是教程。这也行,可学着学着,就又迷瞪了,还得问。有问必答,如泥牛入海。

不知怎的,我突然想起他小时候写作业,搞不明白时一遍遍地问,我有时不耐烦,就敲敲他的小脑袋,你咋这么笨!真是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这没回音,是不是嫌我笨,让我反思?不觉哑然。难怪儿子以前不愿教我,“老子学生”身份太特殊,不好教。我也不是啥急事儿,他工作也忙,老师,还是要尊重一下的,按他说的,得有点仪式感才好。

于是,我改变了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合想问就问的做法。遇到问题,先百度,自己琢磨,真解决不了,攒到一块

儿,集中咨询。这样,我记得牢,他也省时间。效果果然不错,一个多月,我顺利闯过了PPT这一关。闯关成功,高兴之余,把得意的几幅作品给老师传了过去。本想老师会点个赞,谁知回了12个字: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。”噢,这小子还拽上了,这是要保留仪式感呀。

事实证明,老师就是老师,高瞻远瞩。第二关重装系统,英文,就是一道铜墙铁壁,就像我看着路标,硬不知道怎么走。视频教程播得快,画面还是英文。咬牙坚持了两天,强攻不下,向老师求援。老师给我电脑里安装了系统备份,手机里存了一组照片。照片就是重装指示图,按图索骥,点击画箭头的地方,便能顺利重装,方便快捷。

我这个学生笨,基础差,性子还急。老师时不时就得“家访”。这时,老师也不再讲仪式感了,两手空空,进门就喊,妈,我还没吃饭呢。又回到了从前,十分自然,我觉得挺好。小时候就是这样,放学摞下书包,就问他妈要吃的,翻冰箱。不同的是,现在他已胡子茬青黢黢了。这小子,已不是那小子了;这小子,也还是那小子。

岁月如水,长流不息,有没有仪式感,还是有上下游之分的。想到此,我说咱俩喝两杯吧,拿出了我藏了多年的好酒。他说不年不节的这是干啥?我说感谢老师呀。他装模作样地皱皱眉:“本师今天开车,恕不奉陪。”

过了两天,他发来微信:“快递送去一箱红酒,作为老师给你的奖励,加油哦!”

## 旧时端午

◎李凤玲(山东安丘)

## 粽子

小时候,我不记得吃过粽子,但我记得粽子的香。

应该是个午后,奶奶迈着一双小脚,去了村东的大河。她要去河里采苇叶。大米小米已经洗好淘净,小米很黄,大米很白,它们掺杂在一起,徜徉在黑色的泥瓦大盆里。

小时候的大河,总是长着丰盛的植物。有苘麻,有芦苇,还有亭亭玉立的荷。芦苇的腰身很直很细,叶子却很宽很长,它们在五月的风里站着,莽莽苍苍。

奶奶把采苇叶叫作“打”。她去打苇叶的时候,我没有跟着。我奇怪这样一个小脚老太,年年都要把包粽子这件事,做得如此执着。

苇叶打回来,也泡在瓦盆里。一旁的大瓢里,泡着红枣。

夜幕降临,掌灯了。奶奶开始包粽子。她先将苇叶伸展铺平,一层一层地错落交叠,再用手将它们窝成一个漏斗的形状。她捞一把盆里的大米小米,放进这个“漏斗”里。先放米,再放枣。枣放得非常谨慎,有时候是一颗,有时候,是两颗。米和枣都已放妥,奶奶便两手交互着包裹和绞缠,直到苇叶将大米小米包缠得严严实实,滴水不漏。然后,奶奶用苞米皮捻成的细绳将粽子缠紧、绑实。摆叶、放米、夹枣、包裹、绑绳,奶奶的工序严谨,动作麻利。包好的粽子依然被放在一个黑色的瓦盆里,棱角分明。第二天一早,奶奶会将它们放进大锅里煮。

我还睡着,奶奶的粽子就出锅了。清清凉凉的香味,非常独特。

这么香的粽子,我却不记得曾经吃过。也不是奶奶吝啬。奶奶要拎着它们去看大姑,去看二姑。老话说,“嫁出去的女儿,泼出去的水”,而能让她们理直气壮与娘家相连的,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节日。

## 艾蒿

奶奶去打苇叶的时候,顺便还采回了一大抱艾蒿。村东的大河紧靠着树林,树林里的植物同样名目繁多。益母草、荠荠菜、马齿苋。而艾蒿的味道,最为特别。叶子是淡淡的绿,泛着浅浅的白。叶的边缘参差不齐,弯出好看的曲线。它和粽子一样,属于端午,属于五月。

早晨一觉醒来,耳朵里毛茸茸地难受。用手一抠,有东西从里面掉出来。奶奶正在灶台旁忙着烧火,听见声音赶紧走进屋来:“别抠别抠,快塞上,省得夏天招毒虫儿。”尽管觉得不舒服,但听了奶奶的这句话,我还是乖乖地将艾叶塞回了耳朵。我天生胆小,怕极了夏日里各类虫儿的泛滥猖獗。那时候家里没有任何灭虫神器,艾蒿是唯一可用的东西。

奶奶不仅将艾叶塞进我的耳朵,还将艾蒿插在屋檐下,铺到席子下。于是家里的边边角角,到处都散发着艾蒿的香。奶奶还将它们编成一根又一根长长短短的草绳,燃在夏季漫长的夜里。冉冉的烟雾缭绕着上升,奇异的香味熏跑了蚊虫。我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,听着奶奶的故事,数着天上的星星。

草绳就趴在凉席一旁,火头闪着点点的红光。

## 五丝

端午当日,奶奶总是起个大早,偷偷地给我们的耳朵里塞上艾叶,手腕和脚腕扎上五丝。我奇怪奶奶是用了怎样的法力,才将这项也算比较复杂的工程,进行得不露痕迹。

红红的太阳透过窗户纸,醒来的我正要把手伸向耳朵,却让腕子上的五彩丝线晃了一下眼。红黄蓝绿黑,正好五个颜色。那是母亲夹在鞋样子里的花线,奶奶一个颜色挑出一根,轻轻地用手一搓,便将它们捻成了五彩斑斓的花线。

看看我的,再看看姐姐的。她的花色和我完全相同,倒是弟弟,他戴的却是单一的红色。除了手腕脚腕,他的脖子上也戴了一根,大红的颜色,和虎头虎脑的弟弟一样,神采奕奕。

奶奶说:“弟弟小,三岁以前就得戴这样的。”奶奶还说,我和姐姐小时候也是这样戴的。我表示非常怀疑,因为弟弟总是受到家庭的特殊优待,他拥有的东西,总是和我们不同。他的衣服前襟上还挂了一个用丝线和花线做成的荷包和扫帚,奶奶说这样邪魔鬼祟就不敢近身,弟弟就能在夏日熏人的风里,恣意成长。

长大了。结婚了。一进五月,母亲也总是带着粽子来我的新家,就像当年奶奶去看望我的姑姑。时光的轮回总是让人慨叹,如今的粽子也已经不止属于端午。它们非常日常地待在各大超市,里面的大枣一颗挨着一颗。我用花露水给儿子驱赶着蚊虫,他已经不知道艾蒿是一种怎样的植物。我笨手笨脚地为儿子搓好花线,却无论如何,也扎不出奶奶当年的那份神秘。

宅在家来一场“云相亲”

## 鹰城第十三届(线上)相亲大会

主办单位:市总工会、团市委、市妇联、市残联、平顶山日报社

下周敬请关注平顶山新闻网 鹰城万人相亲微信公众号

## 报名方式

1. 现场报名。携带本人身份证,近期3英寸彩色生活照两张,大专以上学历者提供毕业证,离异或丧偶者提供相关证明。
2. 微信报名。关注鹰城万人相亲鹊桥会微信公众平台,回复“会员”或“相亲”,点开链接,根据提示填写个人信息。
3. 集体报名。通过单位工会集体报名。

相亲报名热线:0375-4940520 13592179403

报名地址:市区鹰城广场对面平顶山日报社大门东配楼208室



扫一扫关注报名